



無罪的人

麥克·托德·斯楚爾著 謝兆平改編

上雜出版社

1512.34
L10

四幕話劇
無罪的人

奧斯托洛夫斯基原著

陳嘉平改編



1512.34
L10
上師大圖書館
2011/5/28/05

主編張祖祿
副編輯宋一平

一九五二年九月第一版

上圖印 0681—2000

無罪的人

原著者 奧斯托洛夫斯基

改編者 陳基平

出版者 上海出版社

上海 李成路450號

印刷者 中和印刷廠

圖四·699·0·2 P·124 32K

• 版權所有 •

序

一九四三年，我在上海苦幹劇團，根據俄羅斯偉大的劇作家奧斯托洛夫斯基的原作「無辜的罪人」，改寫成一部中國戲「舞台艷后」。

奧斯托洛夫斯基，一八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生於莫斯科。一八四七年，當他二十四歲的時候，寫出第一個劇本「破產者」，即後來聞名的「白家人好算賬」；發表後，他的天才，驚動了當時的文學界。他曾於是年二月十四日在謝維洛夫教授家，當眾朗誦了自己的劇本。從這一天起，他認為自己是一位俄羅斯作家，並且毫不躊躇地相信了自己的使命，展開了他的文藝活動。

一八六〇年，「大雷雨」的誕生，奠定下他光燦奪目的輝煌成就。一生中，他共寫出五十多個劇本，絕大部份

都成為羣衆所喜聞樂見的上演節目。

十月革命後，奧斯托洛夫斯基的劇作，成為蘇聯人民特別珍視的民族遺產。他的戲不斷地被上演，在蘇聯舞台上，獲得古典作家中高居領導的地位；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事業，提供了不朽的功績。蘇聯戲劇協會主席 A·雅布羅奇金娜曾這樣說：「天才的奧斯托洛夫斯基，所創造出來的許多形象，一直到現在還以它們的體驗、熱情，和各種最不同的情緒底明麗的色彩，在激動着人。蘇聯的觀眾，熟悉而又摯愛這位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者的作品。因為他的作品是以對生活的真實描繪驚人，同時又以充滿了人民詩歌的浪漫色彩迷人的。」奧斯托洛夫斯基自己曾這樣說過：「戲劇文學比一切其他的文學部門更接近人民。任何其他的作品，只是專為有教養的人寫的。但是悲劇和喜劇，則是為全體人民寫的……。只有那真正為人民所喜聞樂見的作品，才能永垂不朽。這樣的作品，遲早總會被其他各民族，而最後被全世界所理解和重視。」他又提到從舞台上應該給觀眾「……指示出俄羅斯優秀和善良的是什麼；他應該在自己身上保存和培養的是什麼；他野蠻和粗鄙的是什麼；他應該和什麼鬥爭，……幫助人民認識自己和培養對祖國的自覺的愛。」奧斯托洛夫斯基是一位熱愛祖國、熱愛人民、洞察生活、真實而又生動地描繪了

生活的偉大的人民劇作家。

他的作品被譯成許多種文字。他的戲在許多國家的舞台上上演。他披着俄羅斯文化無比的光輝，照耀了全世界。傳播到中國來的譯本，有「貴罪」、「大雷雨」、「罪與慾」、「沒有陪嫁的女人」等等。出現過中國舞台的，有「貴罪」、「大雷雨」及根據「罪與慾」改編的「愛與恨」，根據「沒有陪嫁的女人」改編的「賣油郎」和根據「無事的罪人」改編的「舞台艷后」。

「無事的罪人」是奧斯托洛夫斯基的劇作中幾個演出次數最多的一個。劇中寫的一個名叫「不明來歷」的私生子，失掉母性的溫暖，生活在人世上，到處遭逢冷嘲熱譏；心靈上的痛苦，使他仇恨人生，仇恨一切。是誰給他的痛苦？是誰使他有如一個罪人被人歧視？通過這一典型人物；揭發出舊社會制度的不良，和始終追念孩子的母親，所具有的母性，是如何高貴而偉大。

我還記得，當我初次讀完原文本時，留在書頁上的兩滴淚痕。我被劇中人深深感動。像這樣不幸的孩子和母親，在當時陰暗的中國社會，豈止有千萬個？到處拋擲的「小王八蛋」、「小雜種」，以及許多充耳難聞的穢語，不正如利刃一樣，無情地刺痛着這些不幸的人們嗎？一種難以抑制的憎恨，在我心間衝激。在那敵偽統治的黑暗時

代，在那繁華淫晦的上海都會，偶爾從垃圾堆旁，發現一堆血肉模糊的小生靈，情緒的衝激更難控制。是它鼓舞着我，決心把「無辜的罪人」改寫成一部中國戲，讓千千萬萬的觀眾，認清在我們舊社會上，也有着那樣的罪惡，也有着那樣一塊病症！如果從演出上，贏得千萬觀眾的同情，滋生出微許對於當時舊社會的不滿和憎恨，這也就是改編者唯一的願望。

從動手到寫成，得到黃佐臨先生不少幫助。全劇主題基本上沒有什麼大的改變，但是儘力結合中國社會現實，以及在許多細節和語彙上，儘力適合中國的習俗人情。人物有些增加，許多衝突多正面表現出來，因而分幕上也沒有受原劇的拘束。經過將近半年的工夫，終於完成了這項工作。當時聽說耿濟之先生根據原作也改編成一個劇本，名「慈母淚」；可惜，至今我沒能拜讀過。我這個本子，用「徐舟」筆名，交由佐臨擔任導演。藍蘭、張岱、莫愁、上官雲珠、史原、王毅、白文、林棟等人分飾各角，我也用「陳平」名參加了演出，正式公演於上海「辣斐大戲院」。

公演的頭一天，我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，從幕隙間窺探前座觀眾的反映。散場後，許多朋友到後台祝賀。其中一個觀眾，抓住我的雙手，含着激動的熱淚，懇求我同他出去談談。我們到劇院隔壁一家小酒店，坐下來，要了半

斤白乾，然後聽他自我介紹，慢慢述說他自己的身世，正如劇中人「郭正」一樣，他是一個孤僻冷情、被人歧視的私生子，壓抑了多少年來深藏着一塊隱病，今天第一次從舞台上看到自己，痛快淋漓地傾瀉出自己的情感。他希望認識我，並引為知己。

這個戲在上海連演四十場。北方的「南北劇社」、「祖國劇團」先後做為預告節目。但只有舒適等人組織的一個跑碼頭劇團，在天津演出了二三十場，前後觀眾估計約有六萬多人。此後，我匆匆離開上海，到解放區去，沒有來得及把它出版。全國解放後，聽說文華影片公司由李萍倩編導的「母與子」就是根據我的這個本子。

「舞台艷后」能夠上演，而且獲得一些成就，應該歸功於佐臨的導演、苦幹劇團的演員及全體工作人員共同的努力。我在寫作上儘了一些力量，如果沒有奧斯托洛夫斯基原作的成功，反映這樣一個主題的戲，很難說什麼時候才會寫得出來。因而這一部戲的成績，基本上應該歸功於偉大的俄羅斯劇作家奧斯托洛夫斯基。

一九四八年，奧斯托洛夫斯基誕生一百二十五週年紀念，時代出版社出版了一冊戈資權、林陵合編的「奧斯托洛夫斯基研究」，裏邊對於我的改編本曾有過一些介紹。後來許多朋友見到我，談到這位偉大的劇作家，談到

解放後文藝運動蓬勃的情況，談到我的本子。當各地普遍要求在普及基礎上隨時研究提高，研究如何接受中西遺產的時候，作為一部份材料提供出來，還是有它一定的意義和需要的。經朋友們這樣再三督促鼓勵，尋到幾乎遺失的一冊油印本，根據今天的觀點和要求，內容加以若干修改，並將劇名改為「無罪的人」，決心將它出版，呈獻給文藝工作同志，呈獻給讀者們。並至誠地希望得到一些批評和指正，便於以後進一步修改。

陳嘉平 一九五一年八月一日於北京。

無罪的人

——四幕話劇——

時 間

黑暗統治的舊時代

地 點

天 津

人 物

黃 玲 即後來舞台上成名的葉露明。

小 玉 她的一個本家姪女，孤兒。

譚秀芬 她的一個同學。

郭立成 遺棄她的愛人，後來成為一個「閨人」。

錢太太 奶媽。
郭 正 黃玲的兒子。
史 仁 演員。
胡 心 演員。
何 靜 演員。
何太太 演員。
李 莉 演員。
楊 明 鐘台監督。
徐之鴻 紳士，劇院大股東、戲劇愛好者。
周經理 劇院經理。
王 六 地痞。
豐 兒 小演員。
豐 母 他的娘。
黃 飛 小報記者。
另演員 數人。
流 娑 數人。
僕 人 數人。
賓 客 數人。
侍 者 一人。

第一幕

佈景 一間普通住宅的樓下房間。左有門通廚房，深處有窗及入口門。房內傢具平常，但陳設適當，佈置簡潔明快。床邊有屏風。

幕啓 是一個颸黃風的日子。黃玲坐在桌旁，比試衣領；小玉在縫錦鉤。

小玉 (咬斷線) 好了，都做好了。舊衣服自己改改，不跟新的一樣？比裁縫做的時興樣兒，差不到哪兒。

黃玲 (比試衣服) 不大離兒。

小玉 不大離兒？得啦，這麼漂亮的衣裳，穿出去管保沒人比得上。

黃玲 沒人比得上？昨天我到裁縫劉那兒看新式樣子，看

見一件新衣裳，那才叫沒人比得上呢！（比勢）好看極了！原來是做給譚秀芬的。

小玉 譚小姐快出嫁了，做了好幾套新裝，我聽說過。料子手工都挺貴吧？

黃玲 真貴，那件是八十八塊錢。

小玉 （咋舌）什麼？八十八塊現洋？白花花那麼一大堆！

黃玲 你知道，那是地道的外國貨，上等料子，上邊是透明的細花，比利時的絲紐，巴黎花邊，照着西式樣兒做的。（充滿羨意）那要是穿起來……

小玉 嘴，嘴，嘴……這麼多錢，叫我能做全套嫁妝了，還是頂好的；可是，她就做了一件。

黃玲 她那麼闊，當然得講究講究啦。

小玉 （撇一撇嘴）不是我囁舌頭，她要稍微懂得點羞臊，就不該立刻擺闊。

黃玲 妹說什麼？

小玉 天下的怪事可多着喏！

黃玲 怪什麼？平常的很；她遇見一個閨親戚，沾點光，發了財。

小玉 鬼知道她發的什麼財！除去她姑姑，她就沒有別的親戚。她姑姑一年三百六十天都着急吃不上飯。

黃玲 妹怎麼知道？

小玉 手擋不住風，紙包不住火，街坊四鄰到處傳說。

黃玲 那些都是人家說她的壞話。

小玉 無冤無仇的，誰萬興說她壞話？譚小姐跟她姑姑在這兒住的時候，人人都知道，她們頂窮，我知道的頂清楚。

黃玲 你知道什麼？

小玉 大前年有一個闊老，認識了她們。那個闊老從東三省發財回來，手裏攏好幾千條金子，好幾百頃稻田……好像她姑姑從南京回來的時候，譚小姐就不明不白的跟着那位闊老到青島避暑去了。就在青島，那個老傢伙不知道怎麼生暴病死了！於是乎好些好些金銀財寶的就都歸了譚小姐了，她就是這麼闊的。等她再回到天津來，嘿！辦得兒美，處處顯派，得意的什麼似的，連她姑姑都成了她的老媽子了。

黃玲 你還是一個小姑娘，別淨把這些聽來的隨便說出去，人家會羞你的。

小玉 有什麼可羞的？都是真事嘛！該羞的不是說的，是做的。

黃玲 還是不要說的好。我們從小同學，從小就在一塊兒。

唸書，直到現在還是好朋友。

小玉 好朋友？哼！她還認得妳是好朋友？還看得重妳們從前的交情？早忘了，她兩個多月沒看過妳了。

黃玲 雖沒工夫，現在正忙着結婚。

小玉 是啊，這叫什麼好朋友？要是好朋友，早該說：「我要結婚了，這樣那樣的……你幫幫我什麼呀？」好朋友不都是這樣麼？她呢？壓根兒就沒跟妳提過這件事，妳還是聽我說才知道的。

黃玲 （沉默）她嫁給誰了？妳聽說過嗎？

小玉 聽說是一個大學生。

黃玲 大學生？

小玉 聽說那位大學生要到北平辦喜事，什麼道理我可不懂。

黃玲 呱從哪兒聽來的？

小玉 從裁縫劉那兒聽來的。裁縫劉的老婆的哥哥的媳婦，這會兒在譚家當老媽子。（得意）得，他們的祕密，就一樁樁一件件都傳到我的耳朵裏來了……（思忖）我就不懂，他們都是天津人，喜事不在天津辦，偏要偷偷地到北平去，好像怕誰知道似的。

黃玲 所有這些關於她的壞話，都不要多說多道的，說出去也許會妨礙他們的好事。

小玉 嘴！妨礙？誰不貪圖她有錢呀？有了那麼些錢，就有人恭維，有人捧，有那種野男人拚命巴結，愛她，要娶她，誰妨礙得了她呀？反過來說像你這麼一位清清白白老老實實的姑娘，倒得耐心地等，叫男人拖延着不能結婚。郭先生不就……

黃玲（觸動心事）不就什麼？

小玉 不就因為你窮，不肯早點明媒正娶。這會兒的人，男女一樣，自己沒錢，就得找一個有錢的；學問人品都在其次，有錢有勢是真的。

黃玲 這……這不能說沒有道理。但是，你瞧着，我雖然窮，我也會得一個好丈夫的。我雖然沒有父母，無依無靠，也不會受人欺弄的。

小玉 那，最好你也闊起來，叫那種男人看着眼饑。呃，外祖母，怎麼樣？可以沾沾光，她不是挺喜歡你？

黃玲 不，我不沾這種光。她不是那種闊人物，我跟她也不是那種關係。對了，外祖母從北平來過一封信，說她今天要到天津來，順便來看看我。你呆會兒預備點兒點心，咱們好招待她……她，受過高等教育，年紀五六十了，還老當益壯的各處奔波。我要像她那樣，不去依靠誰。

小玉 靠你的學問，成嗎？

黃玲 怎麼不成？你不是還想靠兩隻手到工廠吃飯？

小玉 這個年月，男人靠學問都混不飽，別說你一個女流了。

黃玲 是的，這種時代，單靠學問是常常走不通的。然而對於愛情，不該這麼說。愛情不是拿財勢做標準的。趨炎附勢的心理，只有被愛情征服，不能征服愛情。

小玉 嘿！現在的男人啊……

黃玲 怎麼樣？

小玉 先都像燒紅了的煤球一樣，妹妹長妹妹短，熱烘烘地纏個沒完；可是一提到嫁娶擔待責任，立刻就變成爐灰渣兒，一條死臉子，一點兒熱烘氣兒也沒有了。

黃玲 你怎麼知道這些個？

小玉 一個大活人，世界上的事，我聽不見看不見！？（疊好衣服）放在櫃子裏嗎？

黃玲 不用，先放那兒吧，我還要試試呢。

小玉 那我幹自己的活兒去了。廚房裏的菜沒蓋着，別叫耗子吃了。（欲下）

黃玲 （注視窗外，欣快地）郭先生來了！你先把門開開，再到廚房去。（忙整理衣襟、亂髮）